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文獻集卷九下

詳校官中書臣呂光復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編修臣沈清藻

謄録監生臣沈謙

文獻集卷九下

元　黄溍　撰

中憲大夫淮東道宣慰副使致仕王公墓誌銘

公諱良字止善姓王氏越之諸暨人曾大父諱天祐大父諱一举俱弗仕父諱理用公貴累贈朝列大夫秘書少監騎都尉追封太原郡伯母祝氏方氏並追封太原郡君所生母厲氏贈宜人公少受業郡庠篤行勵學克

自植立每慨然以康濟為志故秘書少監凌公時中為江北淮東道肅政康訪司知事雅知公辟為書吏督辦富安場歲課場距海遠潮不時至鹽丁負水取滷力疲而賦不充乃為相其地形鑿渠以通海潮公私咸便之考滿調將仕佐郎廬州録事司判官淮東道宣慰使司辟為令史掌織染之事所轄官府久廢不治乃日臨視之為修作坊募工匠至於攻金治絲設色具為區處迄今守為成法兩淮鹽綱病於運河淺澁事聞詔遣都水

監官疏治之公從分闢至淮安之鹽城有司部役夫三千東手以俟都水之來公言不宜坐靡日食促令興工仍立法每十夫一治炊爨九操畚鍤日所穿廣四丈脩一丈深五尺比都水至河可通舟者已四十五里遂自新興五祐兩場屬于高郵次第訖功而它州役議猶未定乃俾悉用公法行之調將仕郎峽州路總管府知事入江浙行中書省為掾史會朝廷遣使復立諸市舶司公從之至泉州建言若買舊有之船以付舶商則費省

而工易集且可絶官吏侵欺掊克之弊中書報如公言凡為船六艘省官錢五十餘萬緡升承事郎建德路建德縣尹以方郡君憂不赴服闋擢兩浙都轉運鹽使司經歷越守王公克敬以郡民若干計口食鹽言於行省未報而王公為轉運使乃俾與新守于公九思集議咸謂宜稍損其額以紓民力沮之者率以為有成籍不可改公毅然曰民實寡而强賦多民之錢今死徙已衆顧重改成籍而輕棄民命乎且浙右之郡商旅輻輳未嘗

以口計也移其所賦散於商旅之所聚何不可乎於是議歲減越鹽五千六百餘引俄有㫖改畀王公以湖南憲節後運使復排前議公以去就與之爭丞相脫歡答剌罕公閫之亟遣留公而議遂定祓本司檄分治浙東力除私販誣指之害按劾書吏奏差尤無良者黜之所徵贓為錢萬六千餘緡懼而以贓自首者為錢萬三千七百餘緡丁少監公憂服闋擢海道漕運都萬戶府經歷越之官糧入海運者十萬石城距海十八里歲令有

司拘民船以脩短送舟人為之失業不足則勒陸居之民厚直轉僦以給之程期峻急吏胥得並緣以虐民及至海次主運事者又不即受而有折閲之患公抗言曰運户既有官賦之直何復為是紛紛也衆莫能奪乃責運户自買知送之舟運艘為風所敗者例當覈實而除其所陷之糧文移往還連數歲不絶公取吏牘躬自披閲除其糧二十五萬二千八百餘石鈔二百五十二萬二千五百餘緡布囊一萬九千有奇而運户免於破家

遷承務郎揚州路總管府推官以屬宜人憂不赴服闋
除江浙行中書省檢校官有詣中書訴松江富民瞿氏
包隱田土為糧一百七十餘萬石沙蕩為鈔五百餘萬
緡者乞立行大司農司勸農營田水利總管府以糾察
追收之中書移行省議擬遣官四員踏視其地而松江
獨當十九公至松江七日而歸援古證今條陳曲折以
證其妄且言其意不過欲多椿田蕩鈔以竦朝廷之聽
而報宿怨請創設牙門為徼名爵之計耳萬一民心動

搖患生不測豈為國家培養根本久安長治之策哉同列聞公言皆相顧失色公處之泰然它所遣官聞公歸亦皆還行省以公言上於中書事遂寢遷廣州市舶提舉轂俸資造庫屋舶商欣然出私錢為助不踰月而告成先是吏胥恣為姦利凡舶貨擇其善者出而售之不善者積久不售公始為設法均配立號募商人掣籤取物庫藏為之清居數月除江西行中書省左右司員外郎吉之安福州有小吏誣其民欺隱詭寄田租九千餘

石者初止八家前後四十年株連至千餘家行省數遣官按問吏已伏其虛誑而司屬之喜功生事者復勒其民具報實有合徵之糧六百餘石憲司累據詔條革撥莫能止也公到官首言是州之糧比元經理已增一千一百餘石豈復有所謂欺隱詭寄者乎准憲司所擬可也行省用公言悉蠲之州人相率為生祠以報撫之金谿有陸氏三先生祠堂豪民據其屋而奪其田陸氏子孫三走訴於京師竟不得直公按其籍使悉歸之公所

至興除利害多此類其詳見於省臺薦牘及安陽韓先
生國子監丞陳君旅諸君所為善政記惠政歌者不可
殫舉也公在江西歲餘年甫六十有六拂衣徑歸遂以
中憲大夫淮東道宣慰副使致仕家食者五年扁所居
室曰止止齋仍自號鷗游子以見其志云公質貌魁梧
心地磊落讀書務明理以致用不苟事言說為名高弱
冠時出游錢塘與浦城楊君載鄜州劉君汝友善論作
詩宜取法古人之雄渾而脫去近世萎薾之習間挾其

所為文登諸大老之門最為隆山牟先生永康二胡先生趙文敏公鄧文肅公所賞識公處家庭涖官臨民各盡其道平居慎重寡言故言必有中至於委蛇進退之際莫可得而瑕疵人尤以為難能卒於至正八年正月癸亥其將終也神完志定無異平時正冠肅容端坐而逝享年七十有一以其年七月丙申葬於州東長寧鄉之龍鴎娶劉氏封某郡君子男三人長仲揚用公廕為揚州路如皐縣主簿次仲廬福建道宣慰使司都元帥

府令史次仲淮大寧路儒學正前卒女三人適方泗陳嘉績虞尚忠孫男十一人女七人公葬之明年其以久居詞林老不任事納禄而歸抵家甫一日而有召還之命於是仲揚仲盧相與謀來請文為銘而使者與仲盧至同日敦迫有嚴未遑即如其請載念其納交於公踰四十年知公為深不可以遂已也乃以退直之暇追記其所可知者論次而顯詩之遺焉銘曰

惟士先志惟官先事志不可奪事乃有濟表表王公時

之偉器抱負千里出僅一二蝎蹷而趨劬躬盡瘁拾級而升不懈于位好是正直周而不比表裏洞達初終一致古今殊時學與政異公起文儒敏於吏治詢其職業匪專撫字士飫其德民酣其惠所去見思如古循吏没世不忘仁言之利脩涂九軌方駕而税用雖未竟志則已遂薦斯銘詩賁於封隧有之似之在爾來裔

贈太常博士危府君墓誌銘

府君諱永吉字德祥姓危氏撫之金谿人年五十有七

以致和元年夏四月壬戌卒於家秋七月甲申葬白馬鄉范田之原其子素博學而有文間出游京師一日隱然名動公卿閒莫不交口薦譽之今天子稽古圖治誕開經筵即以素為檢討未幾上復用言者建白妙選儒臣纂修三史又以素為史官史事既畢中書奏以素為國子助教用資歷及恩例階承事郎遂追贈府君承事郎太常博士至正六年也其年冬素由助教遷應奉翰林文字文林郎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修官而其以退

休之餘蒙恩召入寓直詞林與素命同日下而同官為
僚且有平生之雅素以墓道之銘來屬誼不得辭按狀
危氏出於姬姓其先自洛徙汝南又徙江南唐泉州録
事參軍凝有子曰亘銀青光禄大夫檢校刑部尚書洪
州别駕亘之子曰全諷曰仔倡居撫之南城當江淮寇
盜充斥之時合鄉人立壁壘以自衛而大破賊兵朝廷
因命以官全諷金紫光禄大夫檢校司徒守撫州刺史
兼御史大夫上柱國錢塘縣開國男累加太傅封南庭

王仔倡特進撿校太師虔州防禦使守信州刺史汝南郡開國侯仔倡後歸吳越子孫皆仕於其國賜姓元氏宋之盛時起進士至大官者參知政事太子少保章簡公絳爲最顯而危氏在南城者皆祖全諷由南城徙金谿則自全諷六世孫怦始怦五世孫光大有子曰鼎臣府君之高祖也曾大父諱時發宋贈承事郎大父諱炎震景定三年進士調吉州司理參軍治獄明允用舉者改秩以通直郎知臨安府仁和縣事年未六十以不能

媢權臣乞休致而去父諱龍友入皇朝爲潮州小江等
處鹽司毋劉氏府君好讀書而深於易工於詩文聞儒
先格言輒書於屏間以自厲事親盡孝小江歲課不登
督責甚峻不憚竭力服勞傾私財以紓父之急母病刲
股和藥仍籲天願減已年益母壽徙居雲林三十六峰
也陽身服田畝以爲養而薄於自奉一布裘至十年不
易歲凶出粟賑其鄰里而爲粥以濟路人未始計家有
無學問之餘兼善於醫有醫説一卷傳於學者平居氣

剛而和警敏善料事親故有過必加規正有患難必力排解之素過庭之際嘗告之曰世有學未充而已為利祿計者既得之又恐失之竟何為哉汝其求師取友痛自修飭期無愧於古人貧賤乃士之常不足念也素出告反面問孰與遊聞其賢也則喜否則必深戒焉晚過九江登廬山有終焉之志無何而屬疾遂不起娶同里鄧氏忠義社統領克忠之孫女今封宜人再娶建昌黄氏奉訓大夫瑞州路總管府判官順翁之女子男七人

素為適長黄出也今改擢宣文閣授經郎次蒼次白次舟次赤次會次點女二人適陸鉉傅權孫男二人扒旃女一人府君之塋素自為阡表稱道先德甚具而未及叙其世系之詳至於贈典所加又在其十有五年之後是用備著之不嫌其詞之繁而不殺也素方進用於時所以為親榮者未知其止固當屢書不一書姑為之銘碑刻以俟焉銘曰

危出於姬顯於唐伯仲並起尸一方或變其姓後乃昌

為宋鉅人司文章綿綿大宗多才良仁和身退名愈彰垂芳奕葉逮太常有子承者没不亡發於皇朝耀休光賁以命書煒煌煌增高益崇未渠央琢石以俟於其藏

將仕佐郎台州路儒學教授致仕程先生墓誌銘

先生諱端禮字敬叔姓程氏其先遠有世序而譜牒莫詳所可見者漢有海西令曾唐有太子左衛率府冑曹參軍其其自鄱陽徙家於鄞則由冑曹之大父珍始故今為慶元之鄞縣人歷五代至宋仕者恒弗絶曾祖振

父承務郎平江府百萬倉司門祖在孫通直郎知平江府常熟縣事父立鄉貢進士入皇朝贈從仕郎郊祀署丞母王氏徐氏並封宜人先生徐氏出也初用舉者為廣德之建平池之建德兩縣儒學教諭歷信之稼軒建康之江東兩書院山長用累考及格上名中書授鉛山州儒學教授秩滿遂以將仕佐郎台州路儒學教授致仕其在建平興舉廢墜諸生之貧者必周給之縣尹王君起宗日率僚友聽其論說且築室赤巖上命其子楚

鼇受業焉楚鼇後出入臺閣卒為時之名人繼王君為其縣者復倡好事之家為買書萬卷覆以傑閣永康胡先生長孺記之其在建德增學舍以居其徒盡復民所占田其始至也有田三百畝比受代而去有田一千畝稼軒前賢遺迹多為人所據悉按其籍奪而歸之江東新畀院額有司奉臺府之命選辟先生以闡教事學者翕然知所宗仰文宗在潛邸遺近侍子弟來學賜以金幣牢醴禮遇甚至於鉛山則新其廟學豪家築室侵入

仍墻内地久莫能正先生白於部使者命毁其室乃懼
而請以腴田二十畆易之鸞湖書院之旁有道觀先生
偶至其處有驢跑觀前隙地驅去復來黙卜之曰地下
果有物驢當復至已而驢果來跑益力乃訪觀主求發
之得石碣十餘刻群賢像因為作群賢堂先是平章政
事趙涼公及王御史理嘗舉先生可教國子趙御史承
禧舉先生可提舉儒學俱不報先生歸後郡守王侯元
恭踵門禮請先生為學者師帥闔及旁郡廣行鄉飲酒

禮皆俟先生討論而後定郡故有宋丞相史越王所置
義廩以助仕族儒家昬喪之不給自先生為之督視貧
者始實受其惠先生素所厚一二達官甦士相繼凋謝
先生若有所不樂一日拏舟游東湖諸生載酒追及之
飲於中流酒半酣指所卜葬地曰若豈知我之歸於斯
不久也耶學問之道具在聖經賢傳吾嘗述之矣真知
實踐則存乎其人尚懋之哉諸生為之黯然各奉觴為
壽而歸自是多以病不出久之病加劇客有將上京師

者過而言别相與論宋季事娓娓不倦既正冠送客顔色忽變痰氣作醫者以丹劑進先生却之曰不敢服也目已瞑而頭微偏門人欒良進曰先生頭容稍偏矣復張目端坐而逝至正五年夏六月甲子也享年七十有五以六年某月某日甲子葬陽堂鄉之陶奥娶潘氏潘為建平望族先生主教事時慕其才以女歸之卒因葬於建平至是奉遷而合附焉子男一人衍女四人孫男一人循理女三人葢宋季之士率務以記誦辭章為資身取

寵之具而言道學者亦莫盛於此時四明之學祖陸氏而宗楊袁其言朱子之學者自黄氏震史氏蒙卿始朱子之傳則晏氏淵大陽先生某小陽先生某以至於史氏而先生承之黄氏主於躬行而史氏務明體以達用先生素有志於當世惜其仕不大顯故平生藴蓄未克究於設施而私淑諸人者不為無功於名教也故禮部郎中韓公居仁嘗學於小陽先生其仕於先生之鄉與先生論議無不脗合行省屢聘先生較文鄉闈先生以

為國朝設科初意專取朱子貢舉私議今多違之吾往
宜不合力辭不往其源流本末可槩見也先生色莊而
氣夷善誘學者使之日改月化而仲氏太史公端學克
謹師法學者尤嚴憚之人以此河南程氏兩夫子云先生
所著有進學規程若干卷國子監以頒於郡縣學使以
為學法有畏齋文集若干卷藏於家先生葬後二年門
人徐仁等若干人相與謀俾樂良奉宣文閣授經郎危
素之狀来謁銘其幸甞辱交於先生微於狀無不合乃併

以平昔所知者論次而銘之銘曰

大道孔夷聖賢同趨政厖俗裂師異指殊真儒有作乃發其蔀先生之傳遠有端緒左規右矩蹈夫大中居之以寛休休有容道之將行夫豈弗仕委蛇進退時行時止志局於位厥施未豐惟其教施垂於無窮門人謁辭論譔遺德昇於方來求有矜式

金谿曾君墓誌銘

撫之金谿有篤行之士曰曾君諱嚴卿字務光以致和

元年六月辛丑卒年五十有三門人相與私謚曰恭貞先生至元𦘕年十月𦘕甲子葬所居陶原里明山之麓其子堅辱交於𦘕謂先世在異時嘗有同年好以銘來屬其不得辭按曽氏世譜曽子後十四世當王莽時避地豫章之廬陵凡六世始徙臨川今撫州也又十二世至康刺史司空洪立乃徙南豐洪立生散騎常侍延鐸延鐸生仁昭仁旺宗中書舍人鞏尚書左僕射布翰林學士肇皆仁旺之後仁昭生賛堯賛堯生易祥易祥生

千復居撫之金谿千生學學生應臣應臣生仕欽仕欽生潛潛生綱綱生彦明則君之高祖也曽祖諱徵隠居弗仕祖諱子良擢咸淳龍飛進士第終於淳安令父諱正言國子進士並以文學行義師表其鄉毋黄氏澧州司理參軍庭蘭之女生君於淳安故名嚴而字先君質厚氣完不妄言笑雖晏休必正襟危坐事親至孝父有疾呼天乞以身代父命疾旋愈自祖父以來皆推先世故業與其兄弟君亦以所居室讓其叔有四妹悉營嫁

之逮其有子皆教育使至成人平居不汲汲於生事視勢利漠如也讀書日有常程務求知聖賢微言大旨而不徒事記覽為文主於理未始與人較其短長而一時負才氣者皆自以為不及同里以士名者無不受業焉君接之色温而莊恒以經術教授誦説若不能出諸口及有所問難分章別句類數辨名無不究盡隨才誘掖以成其美而不病以其所不能與人交無圭角崖岸不矯矯為異亦不翕翕為同人自不得而親疎之鄉里有

見侵侮者未嘗形於言色咸服其長者家人化之雖僮僕不聞有穢惡之聲史稱黃叔度言論風旨無所傳聞而見之者靡不服深遠去疵吝君庶幾近之然君遺文有南明齋藁三十卷傳於學者言論風旨之在人固多矣娶何氏後十六年卒合葬焉子男二人長堅鄉貢進士博學有文能世其家次大年早卒女二人適南城歐復同邑黄里孫男五人侁偕儕仰佺曾孫男一人立銘曰嗚呼先生學足以禔身行足以範俗無欲而心自正不

言而民自服前人之光是迓是續世其德而不世其祿

天運有常其周必復惟爾嗣人有轟其伏

葉審言墓誌銘

至元元貞間部使者振學舉校悉延至前代遺老以主

教事一時英俊之士咸立下風惟審言夙負材望以弱

冠之年與之並登於師席衆皆羡慕焉審言顧獨恬於

進取筮仕垂四十年猶俛首常調隨牒遠方後來居上

者不知其幾及審言以六品官致其事而竟不得從容

享一日之安嗚呼悲夫審言姓葉氏諱謹翁審言字也世為婺之金華人曾大父大治縣主簿邦受業呂成公之門以所得於成公者授徐文清公僑文清後為朱文公門人高第而於大治君執弟子禮没身不衰大父榮發深自韜晦罕與物接父霖始復以家學私淑其里人故端明殿學士王公埜知南康軍葉公閶咸敬禮焉仕皇朝卒官將仕佐郎婺州路蘭溪州儒學教授致仕母曹氏有賢行審言性明達而蚤有知於書無不讀由家

傳之端緒沂儒先之原委卓然自立諸老無不樂與之游舉教官歷浦江義烏兩縣教諭升衢之明正書院山長丁外艱服除上名銓部借授處之縉雲縣官政鄉巡檢丁内艱服除遷吉安之吉水州學教授秩滿調泉之晉江縣主簿階將仕郎同僚有與之不合者力搆陷之部使者雖莫能察而心竊疑焉不及竟其事而去後使者得審言受誣狀而不欲自為異同乃貫其罪而解其職頃之仍舊階改調婺州路司獄在官五年以老請謝

事授承務郎温州路同知瑞安州事致仕命下審言已以疾不起審言事親孝父子自為師友念母老不可一日去左右所至必侍奉以行仲弟無依贍之終身平居寡欲治家有法吉凶慶弔一遵成公家範曰吾有所受之也貲産素簿而室廬再厄於災至無一椽以庇風雨僑寓説齋精舍久之乃得老屋數楹僻在東郭外教子之暇日以種蒔為事暮年徙居城西北隅間得微禄不足自給處之晏如時從朋舊飲酒賦詩陶然自適易簀

之日有書數卷田數畆而已審言所居齋室扁曰四勿自號贅翁歸自泉南又自號曲全道人所為詩文和易平實無纖麗之態有四勿齋藁若干卷曲全集若干卷藏於家審言生於宋咸淳八年四月十六日卒於今至正六年十月十日年七十有五娶蘇氏文定公某世孫女後三年卒以某年某月某日合葬於金華縣赤松鄉羅家橋之原子男三人長敬之處州路慶元縣縈慶鄉巡檢前卒次復之未仕次泰之廕補江浙行中書省廣

濟庫子女七人其五適同郡嚴弘道趙嗣滋杜宏喻德順潘繼善其二以疾在室孫男一人囯女二人其一適浦江張禋其一尚幼審言所交皆四方名士里居之日最所友善者許文懿公謙翰林待制柳公貫太常博士胡君助禮部郎中吳君師道翰林修撰張君樞而潛而幸獲陪諸公之末至是諸公多已凋謝惟胡君與其獨存故泰之求胡君為之狀而屬某以銘嗚呼悲夫載念某之少也從先生長者詠歌先王之道於寬閒寂寞之

鄉將以是終其身審言力挽之出而游宦不遂晚通朝籍以親老請外遂納祿而歸審言適已掛冠往見之雙溪上握手道舊故殊款洽別去甫一月而審言逝矣又一月而某蒙恩錫召欲伸繐帷之一慟而不可得銘固不敢以諉於他人也嗚呼悲夫審言分教兩縣所至以教養為務興壞起廢之功尤多其在明正書院復道流冐占之田二百餘畝吉水號多士教官良不易為審言處之有道由是士論厭服審言為巡官則能使盜息而

民安為獄官則能使囚徒不失其所誠可謂得其職而審言之所以不朽者不專在是也茲不詳述焉銘曰有作而興載揚其英胡不奮飛徐徐吾行黽勉從事靡愛其力執虛若盈戰兢夕惕不疑於人蹈夫危機困而能亨罔閒險夷皇仁在上天日臨照朱紱之來于光有耀鼓缶而歌式全吾歸孰昭其昧曰有刻辭

上海縣主簿吳君墓誌銘

君諱福孫字子善姓吳氏其先有為宋執政者曰正肅

公育自建之浦城徙汴之新鄭南渡初有自汴之新鄭徙武義者曰克立逮君闕世矣父東又自婺徙家於杭故今為杭州人母施氏君生而俊爽稍長强學好脩元貞元年君猶未冠用浙西憲使東平徐公察舉補嘉興路儒學録遷寧國路儒學正江東憲司治寧國涿郡盧公按臨之暇略其勢分而與之游數以詩篇相倡荅君既書再考例當序進絕口不自言前代名流及時之雅望若戴先生率初仇先生仁近胡先生汲仲鄧先生善

之咸加愛重莫不折行輩與之均禮魏國趙文敏公待之尤親密文敏以善書名天下慕而效之者往往逼真然罕有若君能得其早年楷法之妙者君兼工於篆籀文敏極稱許之皇慶二年詔起文敏入侍講於集賢輓君俱行中朝賢士大夫禮遇甚至君泊然未嘗有所造請至治二年乃以教官借授潮州路潮陽縣青洋山巡檢遐荒之地縣長貳久闕君攝縣事獲强盜之逋誅者八人脫平民被誣於盜者若干人而獲其真盜者若干

人廣東憲府有疑獄多以諉焉未幾移疾而歸至順二年赴選集於京師某月某日天子坐奎章閣阿榮大學士以其所作小楷書數萬字上進因得召見庫庫學士方侍書於閣中前奏曰臣巙巙得能書名如吳福孫所書雖臣亦有所不及上頷之命侍臣引金鍾酌酒以賜將用為閣職有沮之者而止今上皇帝至元元年調常州路儒學教授君氣岸素髙又在師儒之位不肯為諂曲以事上官竟坐是去改調嘉興路澉浦務稅課大使君

丞命欣然就職殊不以為歉也晚益務恬退足迹不涉達官貴人之門日與方外大老玄覽王真人及名公之歸休弗仕者湖南帥于公有卿道州守徐公叔清翰林次對劉公時中徜徉湖山間不復以仕祿為意至正六年銓曹考其資歷當升授將仕佐郎松江府上海縣主簿到官之始歲適大旱有禱立應遂為豐年理民田為豪强所據久而不歸者諭止婚姻之訟積數歲不決者它利害有當興除方次第舉行俄奉省檄詣温台兩郡

臨給鹽場工本七年秋執事於鄉闈甫畢復俾馳傳督
閩中稅賦以疾還上海八年正月十三日卒於所居之
廨舍享年六十有九以某年某月某日還葬錢塘縣欽
賢鄉西溪花塢先墓之西娶唐氏宋朝請大夫天麟之
孫女前五年卒合葬焉子男一人肅女一人適宜興岳
榜早卒孫男繼善君明敏出於天性豪邁不羈談辯絕
人娓娓不倦好客之名聞於四方自儒釋老氏至於岐
黄氾勝之書無不讀嗜古彝器法書名畫其書篆施於

金石為尤宜奉贄幣求之者無虛日禮部尚書台哈布哈甞為扁其所居曰清容軒因自號清容野叟所著有清容軒手鈔若干卷樂善齋集若干卷古文韻選若干卷古印史一卷藏於家君入仕時年甫十有六至四十有三始被初命及出佐一縣已六十有七矣閤一歲遂不起士患不遇君可謂有所遇否乎後來者居上而君僅止於斯天乎人乎肅以狀來謁銘謹摭其所述附以平昔所知者序而銘之銘曰

先發而後至進難而退易不汲汲於富貴類依隱以玩世鬱鬱而不衰者浩然之氣俯無怍兮仰無愧不羸於躬兮來者之畀

武畧將軍海道漕運副萬户曹公墓誌銘

曹氏之先出於宋名將冀國武惠王林南渡時由汴徙吳今居平江常熟州之祿莊里者號福山曹氏最為望宗聚族二百餘人仕國朝多顯者而公之曾大父昌大父通俱晦迹弗耀父文富始以公故贈武德將軍平江

等處海運千户驍騎尉追封長洲縣子母王氏追封長洲縣君公諱萁天姿剛直動必由禮事親善色養以孝謹稱服用尚儉素戒子孫以為法治家井井有條積而能散私帑不蓄羨財聞人有善喜形於色不啻出於已里中俊秀貧不能就學者必周給之不喜暴人之惡有小過必委曲化導使知自悔鄉人有不能制其僇子者公呼之來前喻以人心天理其子感悟卒為善人公每謂人生於世但當設心坦夷仰不愧俯不怍足矣奚必

泥古人之陳迹事事求合乎識者以為名言年踰弱冠猶未有宦達之意會朝廷創開海道以通漕運首以材選而服其事大德四年制授金符敦武校尉海道運糧千户秩滿授元降金符遷嘉定等處海運副千户公律已以廉處事有法所部之人咸畏而愛之嘗開洋而遇風濤大作舟人震駭公神色自若徐喻之曰委質為臣當忘身而徇國進思盡忠天必佑之衆莫不服其量大府或以事咨詢於衆多俟公言而後定至大三年超授

金符武畧將軍海道漕運都萬户府副萬户公數以漕事往來南北而深察其利害視事伊始凡所興除公私咸以為便四年夏部海艘八百所漕米以石計者百七十四萬八千六百四十有九晝旗宵柝號令肅然舳艫相銜首尾不絶旬日之間已達海口舊傳海道有神司之人恃以無恐公蠲潔致禱感應如響有相之道焉玉音奬諭宴勞錫予視常歲有加人以為榮而公雅志恬退既受代即屛居丘園優游自適幾若與世相忘同列

有惜其去者言於當路乞挽留之至治二年有旨起公為平江等處海運香糯所千戶三年夏督運至京師賞賚尤渥廷議復用公為萬戶未命而公遽以疾卒泰定元年四月某日也享年六十以其年某月某日葬於福山塘之西丘公垂屬纊命割上腴之田一百九十有八畝築精舍擇方外之人主之俾以歲入供晨香夕燈汛埽百須之費顧語諸子曰吾不以身後事累汝也夫人蘇氏封長洲縣君以禮自持克配君子嘗發私笈造輿

梁以濟行者成公之志也子男八人長文華將仕佐郎平江路崑山州稅課大使贈奉訓大夫㣲州路婺源州知州飛騎尉追封吳縣男次思聰將仕佐郎兩浙都轉運鹽使司永嘉場鹽司丞次思温徵事郎温州路稅課提領次思恭不仕次思賢將仕佐郎平江路長洲縣尉次思忠次文英次思閔皆未仕女四人孫男二十人文華長子珪襲公職佩金符為忠翊校尉平江等處海運香糯所副千户次顴森由伊囉勒昆筆且齊累遷從仕

郎宣政院崇教所知事餘皆未仕曾孫男十三人初武德府君早世王夫人躬靡他之誓教育其三子訖有成立長即公次王良承務郎冀寧等處稻田同提舉無子公命以思賢為之後次濟滿從仕郎常州路宜興州判官贈集賢脩撰承直郎公没二十有六年而珪來京師以銘為請葢公先三世皆厚施而不食其報故公遭逢聖代克承天寵久欝必發乃理之常雖所用未究而諸子嗣有名位適孫遂世其官餘慶所及未見其止推本

積累之自而昭示於後人所以使之引而勿替也銘其可無作乎銘曰

海於兩閒為物最鉅孰能以力與為勝負有偉曹公孔敏具武出長萬大訓齊行伍風檣浪檝若鵬斯舉精忱所格百靈呵扈天吳罔象莫敢予侮千艘並集灌輸天府克有成績徹聞當宁傳宣宴勞秩秩樽俎筐篚之將便蕃錫予公不自矜翩其遠翥錚車召還不留不處為官擇人諉以印組上方用公還領故部公忽已仙返於

帝所有子成考咸躋官簿惟時聞孫大纂遺緒從事賢勞無忝爾祖如漢世官氏以倉庾福山之西匪堂伊斧史官勒名垂輝千古

華亭黄君墓誌銘

始予校文鄉闈華亭黄瑋首以薦書比上試有司不合而歸益肆其力於學無少懈及予起自退休入直詞林被旨預闈試事瑋以再薦而來竟不偶予能得之於二十年之先而不能不失之於二十年之後方用自媿而

璋殊不以欣戚累其意踵予門再拜而言曰吾家上世未有以官業知名於時者璋州歳就學吾大父曁吾父延名師開導而飭厲之甚至庶幾躋攀分寸為閭里之榮而吾大父已不及待大父没且葬十年而吾父未有以表於丘隧葢有望於璋而璋又鄙劣不克自振無以復於吾父及今弗圖懼久遂廢缺辱賜之一言俾吾大父没而不亡吾父亦有以自慰璋雖為明時棄物無憾也予竊矜其志而嘉其言之有禮乃序而銘之序曰君

姓黃氏諱允恭字敬翁松江之華亭縣人自曾祖昌祖原長父文榮逮君皆弗仕君為人謹厚而嚴恪服食不事侈美江南新附之初愚民未洽於教化多相率為盜君年二十餘痛其家焚掠無遺夙夜苦心勞形期復先業絲蓄粒聚家以苟完久益充裕或有急而求假貸必如其請貧不能償則折其劵與人交篤於信義或以非理相加忍弗與校也性至孝母吳氏年垂百君之年亦踰七十溫凊定省未嘗輒廢遭喪致毀不嫌其過乎哀

歲時子孫捧觴為壽必諭以勤儉保家為務元統元年有詔旌高年耆德之士府以名上于行中書省命縣長吏詣其家表署如式御史安公為大書其里門曰旌德云君結廬先隴之側優游息偃既壽而康出入動作無異少壯時偶感微疾而遽弗起屬纊神識不亂大歛面如生其善自持養可知也君生於宋寶祐元年十一月十八日卒於今至元五年二月十八日享年八十有七以其年三月某日葬於胥滿鄉瀰環里父墓西若干步

娶許氏子男一人曰鉞璋之父也女一人適許庭芝孫男三人琛本君庶子命爲鉞之子珪無錫州新安廵檢璋以天歷二年至正四年兩取鄉薦今用特恩當補官未調女一人曽孫男三人女七人元孫男二人女一人

予聞之歐陽子曰爲善無不報而遲速有時君積累之素傳於再世以其時考之不爲不久矣爲善之報果何如哉姑爲之銘使刻以俟銘曰

繄君之先未有顯聞積善自躬傳子及孫既葘既播而

又肯䕶不以無年輟而弗作其種其穉物之不齊日至而熟食之有時惟銘可徵刻此貞石告於後人用勸無斁

南稜先生墓誌銘

先生姓王氏諱炎澤字威仲學者因其别號尊之曰南稜先生其先系出太原五季時自會稽徙婺之義烏者彦超官至節度使其諸孫固早遊安定胡公之門登皇祐五年進士第宋三百年縣人取科第自固始卒官恩

陽令石正言知制誥李公清臣銘其墓固諸孫從用生説贈宣奉大夫工部尚書郭公三益表其墓説生永年喬年永年登紹聖元年進士第嘗仕於京師而喬居於濟南後復歸義烏而占籍焉終於中大夫知福州文安縣開國男贈正議大夫子鑄通判嘉興府贈金紫光禄大夫儔從政郎嚴州司法參軍娶陳忠肅公子直秘閣正彚之女其沒也正彚誌其墓鑄子寧提舉廣東常平茶鹽贈中散大夫寅歴知宜連滕柳峽饒江七州積階

朝請大夫喬年子濤承奉郎濤子寓江東轉運司幹辦公事其世序官閥見於譜牒如此餘以賞延入官十有五人其通朝籍部郡符者不可悉舉運幹則先生之高祖也曾祖諱誠祖諱衛道並潛晦弗耀考諱濟以景定二年應薦為國子免解進士妣葉氏軍器監丞夔路轉運判官㮤之孫女通齋隱君由庚之女先生少嗜書稍長治舉子業頴出儕輩間運去物改而場屋事廢因得尃意探索聖賢之微旨家庭所受既得其素而通齋為

外大父又從徐文清公傳考亭朱子之學風聲氣習之所存感發尤多而操行愈堅窮居約處開門授徒絕口不言仕進久之乃用部使者察舉起為東陽常山兩縣教諭遷石峽書院山長所至以善教養得士譽在石峽歲餘即棄官而歸徜徉於家林逾十寒暑至順三年八月十三日以疾卒享年八十其年十月十日葬縣南崇德鄉湖陽山先墓之次先生氣貌充偉而襟度疎暢待人一本於誠言論磊落無所隱蔽莫不敬服焉為諸

生講說務推明其大義不事支離穿鑿文簡質而主於理詩極渾厚而間出奇語不屑以雕刻求工也有南稜類藁二十卷初考君無子嘗鞠其族子而弗克家復選族人得先生以為子俾盡有其田廬先生辭曰凡為人繼嗣貴能紹其先業耳田廬固非所計而田廬之不均先業未有不因以隳者也考君賢其言卒成其志而均給焉族黨以是多之娶傅氏前三十年卒先生之葬實同兆域子男二人長良玉常山縣儒學教諭次良珉女

三人適傳保許文俊傳復亨孫男四人裕禕補初曾孫男三人良玉葬先生殆將兩紀乃來諗於溍曰先人家居教授前後及門數十百人而無顯者不朽之託非子其誰顧以子方効官於中外未遑有請子既得謝而退失今弗圖懼流風遺範日就堙沒謹命次男禕疏其行實以俟采摭而論撰焉溍竊惟吾里衣冠望宗莫有先於王氏文獻之相仍亦莫久於王氏先生引而弗替畀付有人見其進未見其止豈必亮都高位而後為能世

其家也哉涽自總角忝預弟子列今也髮種種矣嗟逝者之如斯愧前聞之荒落言不能文而義不敢辭銘曰
婺女之墟孝子之里以儒起家肇自王氏世科世祿恒不乏人重珪疊組萃於一門是似是續蟬聯十葉復抱遺經脩其世業先生承之弗墜益振如木有本如水有源教施於鄉佩衿濟濟道之將行乃止不仕尚克有子而又有孫餘潤所蒙有林彬彬趾美於前垂休於後嗚呼先生是謂不朽

贈承事郎同知奉化州事葉府君墓誌銘

君諱應咸字心可姓葉氏處州麗水縣人葉於處為著族君十世祖襄自松陽徙麗水遂占籍焉高祖冠宋季再領鄉薦善言性理而尤深於易有起進士至敷文閣待制者曰宗其伯兄也曾祖一鳴舉進士未第而卒祖正大登仕郎父天與仕皇朝為美化書院山長秩滿當教授一州輒棄不就母青田潘氏宋秘書丞復之曾孫女君少有經濟志嘗慨然曰窮經將以致用也非精無以

造微非篤無以道遠乃發先世遺書朝誦暮習凡聖賢
授受之奥古今治忽之幾至於儀章度數圖書歷象靡
不研究山長公知其將適於用試使綜理家務外内脩
飭日有餘暇山長公正衣冠坐堂上子孫環列左右俾
君援引經傳典故參以當今事宜而訓戒之雖隆寒盛
暑不廢前史官鄭陶孫以子壻銘登仕公之墓稱君通
朗秀潤詳雅善幹蠱人以為無媿辭科舉初行有司以
君充賦試不合以親老不復入場屋專意色養甘旨

之奉必夫婦躬親之或燕飲它所遇時新之物未薦於祖未進於親者則不敢嘗子守以為法天歷戊辰山長公卒既祥禫葢不出築室菜山之西扁曰肖堂葢山長公自號則堂君示不忘也母氏生君而卒君始生之旦則母之諱辰每至其日必變服號慟如初喪子孫無敢言稱壽者始君既失所恃登仕公之侍人方氏鞠育之及長事之如母奉繼母王氏曲盡孝敬撫弟有恩教子有法第三子琛為通政院宣使至順辛未以公事自上

京至江浙行省便道省侍君曰父子天性也五年一見面豈不願為旬日之留然簡書有程小子初仕不可不戒柢家之日即命遄謁先墓信宿遂行且告之曰能愈加廉謹以自持則可再見我如今日矣琛去又五年未及再見而君以至元乙亥四月庚申卒於家得年五十有二臨終以山長公墓石未刻屬諸子緒成之語不及他其又明年丁丑十二月壬辰葬於其鄉岑原之清風臺去家五里而近娶同邑湯氏娶都縣尹垓之女有婦

德生與君同歲後君六年卒合葬焉子男四人長珂蚤卒次玘後君五年卒次即琛歙縣丞辟行中書省掾史考滿而遭君之喪服除乃得調令為承事郎處州路青田縣尹次瑾未仕女二人壻曰湯奎何達孫男六人女三人曾孫男三人君所為詩文有棲閑集一卷其言務去健羨而甘澹泊不事華藻以諧世好也琛官正七品法當封贈父母如其秩至正九年春得請贈君為承事郎慶元路同知奉化州事君配湯氏為宜人其明年琛

用治最受知憲府諉以覈田於吾婺之屬邑會予歸自京師乃奉君妹壻松江府儒學教授練晦孫之狀來謁銘狀稱君材可用世特以𤍠於孝養不仕故所施僅及其家傳曰是亦為政奚其為為政君葢有得其㫖矣惟夫知君之深是以言必以實而不苟過為夸大可謂善叙事者也予何能贊一辭庸備著其語而作銘以系之銘曰士之為善兮不與名期歷久必發兮名斯我隨君則有材兮又有其時曷賈弗售兮卒以不施安常處順

兮乘化而歸儲祉多實兮嗣人之貽寵靈所加兮長世

光輝樹此碑板兮昭以刻辭

戚君墓誌銘

予為仲咸銘其父墓後若干年而仲咸亦卒其子莞復

奉脊友朱濂之狀以銘為請予衰年多感不忍銘人父

子而莞固請不已敢不諾君姓戚氏諱崇僧仲咸其字

也上世占籍婺之金華為宋官族高祖諱如琥朝奉郎

知袁州軍州事曾祖諱宋祥從政郎廣德軍司戶參軍

祖諱紹入國朝隱居不仕私謚貞孝先生父諱象祖信州路道一書院山長母朱氏前鄉貢進士璟之女君兄弟二人兄某以材見推擇從事於憲府用例補官君獨不以榮進為念端居苦學閒弄翰於詩文皆積麗綿密可喜年二十有七始盡棄其學而從鄉先生許公講道於東陽之八華山用意堅確蚤夜弗懈博通經史旁及諸子百家尤潛心於儒先性理之説探幽發微必極其根柢而後已同門推為高弟初袁州府君與從兄如圭

如玉並受業東萊呂氏之門而許公之所承傳本於考亭朱子君以得於許公者歸而稽諸家庭之所聞無不脗合自信愈篤克己厲行為人所難能衣麤食淡待親朋一以清約不曲徇時尚而改其度每謂人知富貴之可欲而不知貧賤之可樂也先廬適燬於𤍠君僶𠢽勞勩以復其舊山長府君漫仕而非其志厭居闤闠間偶訪壻呂公汲於永康太平山中僑寓久之因君往省遂卜居焉君性恬靜默坐一室環以書數百卷非有故不

妄出呂公既遣諸孫來學於君復創義塾聚族人之子弟使就學諉君主其教事君克謹師法持規嚴學者敬憚之扁其室曰朝陽以表鄉士之懷人稱之朝陽先生云君有春秋學講一卷蓋其少作晚歲所著有春秋纂例原指三卷四書儀對二卷後復古編一卷昭穆圖一卷歷代指掌圖二卷以六書之學世儒率置而不講所傳經籍之文多致譌舛乃考許氏說文參以近代諸名公之所訂定用古篆繕寫易書詩儀禮春秋孝經論

語大學中庸孟子將獻於有司而乞頒行於四方以儀禮一經未既弗及上又甞為書言時政欲詣闕陳之亦弗果行人見君高蹈物表目以為畸人静者而不知其未始忘情斯世第不屑茍售耳至正十三年十一月十三日君以疾卒於太平其年十二月十一日葬於義烏雙林鄉下頓後祝之原娶朱氏從事郎揚州路崇明州判官復淳之女母氏之姪也有婦德諸子惟英非巳出撫而教之均壹無閒前三十年卒君之葬與之同兆域

子男五人長即英次蒙次莊次莞次多早卒女一人適金華貢逢慶亦已卒孫男一人訢遷尚幼莞懼君之遺志逸行無以表褖於世故求託於銘以傳予竊以為古之歿而不亡者在乎承之得其人不係乎銘之有無也君多男子能讀父書他日必有出而顯其親者姑為之銘俾刻石以識焉銘曰

戚之家學宗吕氏百年遺響君克嗣私淑諸人祖朱子遡其承傳歸一揆君先群從皆進士季由師氏為刺史

流芳五葉未渠已孰無望君復其始時之可行君則止
世其學弗世其仕杜門著書逾紀兩書成未出君不起
俾以銘章示源委後人毋忘趾其美

樓文翁墓誌銘

君諱如浚字文翁姓樓氏樓之得姓出於東樓公子孫
散處四方皆為官族在婺之竹山里者吳有侍中玄散
騎常侍畯宣威將軍陟齊有給事中幼瑜梁有侍郎偃
名見史傳圖志竹山後更號智者里吏及近代亦有掇

儒科通朝籍者君之曾大父諱幹大父諱紹祖父諱其
雖世其官業所居猶故里也母陳氏君本黄山童氏子
出嗣樓氏江南新附之初人心未寧愚吒因而搆亂本
生父死焉君方髫齡能以智自全鄰人適見而負之以
歸衆皆駭歎以遠大期之甫踰弱冠復罹家難母子相
依以續前人之遺緒君識見多出人意表族人或忌之
君伯父謂曰是兒骨相不凡它日將亢吾宗宜善遇之
君自少讀書不習為記誦詞章以希世取名而能知其

大意故其事親孝奉先有禮且善治生有餘力則推而及於族姻鄉鄰作義塾以教其子弟窮乏則周之舅氏嘗託其孤於君始終經紀其家事纖悉備至大德丁未歲大饑道殣相望賴君以活者甚衆間出粟貸之踰年而來歸所貸甘不取息貧不能償亦不問公上之徵斂必先期而集尤謹於將迎縣大夫有所詢則别白是非以告而無隱有陰受其賜而不知者人有患難赴之恐後而無德色居常以氣槩自高而性本自寛厚有雅量

人莫不樂與之交四方賓客之來留連款洽無虚日母年九十而終治喪寧過乎厚會葬遠近畢至姦胥大俠閭里惡子譁訐成風人多以小不忍務力勝之君悉不與較順受之而已久而各自悔服無敢復相侵侮故同邑貲相埒者惟君家久而獨完君素有幹局精力過人無通當世之務而安於素分無慕乎其外人勸以仕皆不聽至正壬辰朝用兵誅反者出粟二千餘石遺其子輸于官以佐軍餉有司剡上其子名轉達於中書乞授

以官君聞之殊無喜色葢非其始望也中歲頗好老氏清淨虛無之説更創道院延羽流與居與游君一生少疾疢年既耄而耳益聦目益明飲啖步履不異少壯時蒼髯如戟氣貌充然其所養可知矣將終命悉焚積逋之劵細書累紙區畫後事雖細不遺氣息奄奄猶據榻危坐左右懼其疲憊扶之就枕乃瞑君生於宋咸淳庚午正月二十七日卒於今至正甲午五月十二日享年八十有五娶王氏先二十三年卒次葉氏子男六人長

國華保義副尉湖州路德清縣主簿次士祥次璋管領拔都民户總管府王龍千户管民司長官皆王氏出次士庸衢州路開化縣儒學教諭次士毅次為許氏姊後更名煥女二人孫十五人鋕鐄錭欽鈞鈆鋭鉞鐼鉦鎮銓鏻鐘鍔女七人曽孫男一人淮女一人國華等卜以君卒之年十月十八日奉柩葬於所居西五里東塘山與先室王氏合前期以傅生藻之狀問銘於予今年春傅生來自君所徼予同游金華之法華山升高望遠裵

徊久之明日還過君家止予宿張鐙灑酒促席道舊故追計之不至君家巳二十有六年又明日君欲復與游嵩頭陀智者國師道場上清五雲龍壽諸山予以與盡留詩為别而歸孰知遂成永訣乎予少君七歲而蚤衰行將與草木俱腐何足以任不朽之託乎雖然詎可恝然忘言乎輒因狀撮其大要為銘以畀之聊以抒予哀云爾銘曰

嗚呼文翁素分之安雅量之寛處世能順保家能完養

生能壽教子能官人一能之斯以為難翁之於是殆幾乎全其可以無傳耶

許君墓誌銘

君諱熊字吉甫姓許氏婺之東陽人晉孝子孜之裔為近代衣冠鉅族居邑之南者曰南許居邑之西者曰西許而君之先居昭仁里之梅峴則由西許而支分也宋宣和中睦寇猖獗八世祖瓊集丁壯捍州城有功補秉義郎以城中食盡援絶力戰而死鄉人為立廟而祭之

曽大父諱榮之大父諱元凱父諱文奎值宋社之阽危群盜充斥挈家僑寓州治西南之桐齊坊而君生焉其復歸也君生六年矣即使就學朝益暮習孳孳不懈父性方嚴君左右敬承克盡子職特鍾愛焉長兄熹為伯父後雖異居而有無相通不以彼此為間仲兄勲與君同貲業凡理家務應官府之需皆君獨任其勞而遺之以逸仲兄倜儻好客終日趍待無厭倦之容仲兄歿止一子甫十歲教育之至於成人而授之室君於族黨

以歲時會拜正尊卑之分以祭祀飲福序親愛之情貧窶則加周䘏推而及於鄉鄰凶歲頼以獲全者甚衆遇急難必扶持拯救之事之以闕者輒欣然為之倡每誦昔人寧人負我無我負人之語故與物無忤樂道人之善而不欲指摘其過人以是稱之君鬚眉秀爽氣貌端重平生安於素分而無慕乎外自號樵隱以見其志焉君生於至元戊子二月十一日卒於至正辛卯六月十一日享年六十有四以其年十二月十五日葬家南

五里之西許山遵治命也娶義烏徐氏寶謨閣待制文清公之曾孫通判闕州鎛之孫江東總領所幹官通之女子男五人忻恂悌恒懽孫男七人震亯蒙亯大有巽亨大同益亯鼎亯女六人長適同邑陳應昌餘在室君孝友出於天性父無恙時愛西山之勝有終焉之意欲購其地不可得及既殁而葬於柏墩其人始以地來售乃營兆域改葬而治冢舍於其旁以酬先志按儒先遺法創祠堂於所居之左而饋薦以禮八世祖廟久壞弗

葺𤼵已槖撤而新之仍畀以祭田若干畒俾族人之無所歸者掌其祠事月有廪給焉又以外氏徐文清公之本支彫落將為之立後建祠有志而弗遂也君葬後三年忻等以婺州路儒學正王君龍友之狀來謁銘王許故有連君之父與王君之伯氏御史公同師事鄉貢進士石先生而王君又與君二兄繼登先生之門故知君為最詳狀所述其目有八文繁不可具載謹撮其大要以為序而銘之銘曰

嗚呼許君學足以持其身行足以律其家接物常存於寛厚處世不奪於紛華豈非所謂一鄉之善士者耶

退藏山人趙君墓誌銘

君諱若磬字仲和姓趙氏其先於宋有屬籍君所祖曰德雍天平軍節度觀察留後咸寧郡公贈宣德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侍中追封廣陵郡王謚康簡實魏悼王第四子廣陵生承亮感德軍節度使秦國公贈樂平郡王謚恭靖樂平生克愉封魏國公謚文思文

思生叔莅内殿承承制制生堅之南渡初自開封徙衢州終於闕大夫累贈正奉大夫正奉之子承事郎平江府常熟縣丞公傳則君之高祖也娶婺州蘭溪徐氏又自衢徙蘭溪之甘棠鄉新豐里曾祖諱彦鈇迪功郎福州長谿縣丞祖諱旴夫從政郎處州遂昌縣令父諱時堯本成忠郎夏夫所生於常熟為曽孫故遂昌育以為子母徐氏主管尚書禮兵部架閣文字介之孫女君幼聦敏授以書輒能通大義年十有二而宗國顛覆又

二年而失所怙時新附未久君朝夕奔走以聽科繇恆惴惴焉恐不克保其家㛰黨莫為之援反侵䖍之母子相顧憂慼弗堪君不得已俛首刀筆間蘄以禦外侮遂僑居於郡城既而見推擇為主獄吏數辨繫者之寃所活數十人部使者以為能陞本郡列曹掾用例遷衢州府公之賢者咸加禮遇而權貪以不附已深銜之君強直自信無所回撓竟不見容而免君太息曰始吾以門户多艱姑寓迹於是家幸稍寧不貽親憂可以止矣乃

歸理舊業因以退藏自號君家居孝於母友於諸弟尤篤於教子待姻黨有恩未嘗以疇昔之故為芥蔕人有善必亟稱之至赴人之急難雖莫夜風雨無所憚毋年七十四而終遷父柩合葬東陽縣懷德鄉之勝湖山且以其自號者扁諸墓廬云君疾既革命内外静黙無譁惟戒其子嗣鴻以謹祭享保丘墓言終而卒重紀至元之二年九月三日也享年七十有二娶陳氏何氏李氏何氏太府寺主簿自之女前君三十年卒陳氏有子嗣

淇與俱後君五月卒子男三人長即嗣淇次嗣鴻嗣滋皆何氏所出也女二人適金華楊森翁義烏陳善新孫男八人古忠古憲古愚古怡古性古懌古恒古悦女六人其四已行二尚幼君没後十年是爲至正某年嗣鴻乃克治地於金華縣婺女鄉夫容山之原卜以其年某月某日奉柩以葬爰狀君行蹐予門再拜而言曰始先人遺嗣鴻受業於鄉先生許君語嗣鴻曰吾衰朽無成汝兄既早失學汝弟又以疾廢三百年詩禮之傳天其

或者不汝絶乎汝其勉之嗣鴻無能奉承教命大懼世叙之可徵者子孫日遠日忘而先人之承其先開其後者無以昭示於永久願備叙而銘諸予既荅拜遂按狀所述為之序而系以銘俾歸刻焉銘曰

行其權曲以全執其節剛以析晦而明心則亨殁不朽惟有後

承務郎松江府判官致仕王公墓誌銘

公諱肖翁字傅朋姓王氏世為婺之金華人宋太師左

丞相魯國文定公諱淮之玄孫中大夫太府卿贈少師
東陽郡開國公諱棣之曽孫中奉大夫直較文閣福建
路轉運計度副使金華縣開國男諱似之孫朝奉郎將
作監主簿諱奇之子也公生而岐嶷長益清敏才學兼
茂為宗邦所欽仰又其姿表明秀風禁醖藉雖當乎運
去物改之餘望而知其為相門子弟矣起家衢婺二郡
儒學録大德中陞婺郡儒學正考滿當得教授一郡而
國制教授必年艾以上始得為之公名上天官恭未四

十也是時奎章閣侍書學士蜀郡虞公集與公生同歲亦以儒學正滿考同在選中而年皆不及格有司以常制持之廷臣言虞集雍忠肅公孫王肖翁魯文定公孫皆前代名宰相家子且學藝不羣不得拘於常制於是虞公得教授京畿而公為静江教授南方歊暑多瘴公到官居亡何即移病而歸家食十年延祐末復起教授南康會白鹿洞書院山長缺郡守崔公翼之請公攝山長事書院久廢公為復興之新其屋宇廣其田租而來

學者滋衆士譽翕然至治初辟江西行中書省掾史贛人有因覈田虛增粮額萬餘石而生變者事數年不决公以謂民變雖靖而糧之虛額宜在所必除儒學官待選者以千數先是持選衡者皆顧憚不敢理日致壅滯公閱選簿為之銓注數日而畢由是宰臣器重之惟其言是用休闇以彰泰定四年積年勞除將仕郎海道漕運萬户府知事海道歲漕東南百萬之粟供億京師以軍興法從事其任至重自漕帥至僚吏率以選居闕居

幕中三年上下克協漕事訖辦僉以為能仍紀至元二年轉從仕郎嘉興録事適歲侵部使者檄公行視田公為具實以聞得免荒租數萬石它州郡有奸利事部使者悉以諉公決公決之無或不當者惠利及人甚衆政績益著未幾屬疾請致其事遂以承務郎松江府判官致仕命未下而公卒其年十月癸巳也享年六十有五以五年二月壬寅葬於金華縣婺女鄉施家塘之原公娶唐氏子男六人長萱泉州德化縣主簿次藻杭州路

海寧州判官次蘭鎮江録事司判官次荃次葵次葯奉化州儒學正女三人長適劉文同次適申蔓次適吳儆孫男十二人女八人公天性孝友事親無違禮養寡姊弱甥無失所者教諸子必由於禮法家庭之内肅然有儀所得禄秩多以周親黨振貧乏之内顧不足不以為累高懐雅興一寓於詩而尤善筆扎論者謂其酷似吳傅朋短章醉墨人爭寶愛之初魯公在淳熙間久居相位是時南北講解中外無事一用柔道佐時絀尚利喜功

之說以休養其民人以故百年之閒江左元元得以養生送死而無憾南渡以還論相業者莫於斯為盛魯公之從子是為文憲公柏實學於黄文肅公榦以傳考亭朱子之道學而敷文又受業於文憲以及撝堂劉先生炎雙峰饒先生魯其學皆本於朱子於是言道學者推為朱氏之適傳矣維公之生上承世德相業之隆道統之重萃於一門者家庭之所見聞為多而累世文獻之傳逮於其身不可謂無所託也惜乎不大顯融不足以

究其志之所就然論天道者謂王氏宜有後而公俟之子孫當必復其始後之來者尚有徵焉銘曰
大山穹林良材所生世家名閥是生賢能婺衣冠家孰盛王氏相業道統聯徽襲軌奕葉載德委杜于公公繼承之文獻在躬際今昭代仍有祿仕用世其家克濟厥美君子之澤維衍益延𦘕觀水木谿有本原斵石刻辭爰誌陵谷尚其嗣人是似是續

故處士金華王君墓誌銘

君諱蕙字光庭姓王氏其先太原祁人徙婺義烏之鳳林鄉又自鳳林徙居郡城凡六世至宋政和間有以進士起家者曰登卒官湘潭令贈太師魏國公於君為七世祖魏公之仲子曰吏部尚書贈少師莊敏公師心丞相魯國文定公之伯父君之六世祖也曾祖諱僑迪功郎台州臨海縣尉祖諱琰將仕郎父諱韶入皇朝為婺州路廣盈庫副使君六歲失母攀號頓踣寢食俱廢哀慕没齒不忘里中偶不戒於火君年甫十六亟詣家廟

奉遺像以出他悉置不顧東軒書院祠堂由始祖而下不以世數遠邇為間咸合食當屋壞弗葺君繕完使一新且割田為經久計先墓祭田族人迭主之春秋之事或廢不舉君為修其缺墜惟謹念上世獨莊敏公有傳在太史氏其後累世歴官行事年壽卒葬皆未之有述將狀其實請於時之聞人有志而竟弗遂君平居孝於父友於兄弟推以及其宗族尤樂周人之急篤於愛子而訓誨甚嚴臨終戒之曰汝能以孝友繼吾志吾死瞑

目矣君幼穎異稍長受業儒先尤精於音韻文字之學有司以君善譯語薦於翰林而君以侍養辭不就遺榮自適優游卒歲未嘗以窮達動其意也君生於至元己丑正月十七日卒於至正甲申閏二月二十三日得年五十有六娶戴氏子男三人浩存元功漢章女一人許嫁曹道寧孫男一人女三人其明年乙酉九月十六日浩存等遵治命奉柩葬金華縣婺女鄉梘龍里馬鋪嶺先塋之次其葬也浩存既刻石誌歲月復介予友張君

樞來謁銘吾婺故宰相家無若魯公之族最為蕃衍衣冠奕葉後先相望至於運去物改出而仕今聖時者猶彬彬焉積累之素固非一朝一夕考其源委則功烈著於當世福澤被於後人實自莊敏公始德厚流光餘慶未艾而君謙冲退託如弗克勝與世浮湛耻於衒鬻觀其孝友行於家持身接物始卒無疵可以謂之全人也已奚必傳珪襲組然後為能世其家乎銘曰

大山穹林良材生焉遑彼斧斤以保其天孰終奪之啚

不使年樂哉斯丘尚歸夫全

龍泉章府君墓碣銘

龍泉章府君以至治辛酉八月壬申終於家後八年當天歷己巳十二月己酉夫人李氏亦卒又二年至順辛未七月庚申合葬縣北西寧鄉古萊山之柯林墓上之石未有刻文又十有一年其子遇孫以狀來謁銘予雖不敏嘗執筆從太史氏之後以文字為職業不敢以不敏辭桉狀府君諱格字元壽姓章氏其裔出康州刺史

鵬刺史居泉之南安未幾徙浦城再傳至檢校太傅仔鈞仕於閩王朝其子若孫多顯榮於時章遂為建之着姓太傅第三子檢校司徒仁燧生校書郎文錫文錫生都官郎中重又自浦城遷處之龍泉重生告告生順順生公探公探生世安世安生舉舉生宗宗生輔輔生闡義闡義生用之則府君之高祖也用之生强宗强宗生煥文煥文生斯立則君之曽祖祖父也府君自高祖以來咸不樂仕進壹以儒術自娛至府君尤能外去聲利

高蹈物表白髮蒼顏衣冠甚偉見者皆指為前代人然不以弗仕而乖恤民之志性篤嗜黄帝内經甲乙靈樞之學晝夜研劘之弗厭多居善藥疾病者疕瘍者咸走藥之而不求其償或訕府君曰行藥如行師將非其人則民生葅醢子非世習或譄不宜藥藥即殺人奈何府君笑曰君言固當吾心將以已人之疾非若粗工然欲售醫以為市也彼蒼者天君詎知不吾佑乎閭井之間倚府君以生者甚衆果不違其言府君孝友出於天性

父齡逾八十不良於行雖多傔媵府君朝夕給侍左右
未離去父既没奉其愛姬如母人疑府君為過府君曰
父母之犬馬亦當愛之况人乎哉聞者嘆服親屬有利
府君多金者數至豪奪乃攘府君笑弗較居亡何又搆
誣府君倚官勢而鉗劫之府君曰子何必爾欲金當持
去又弗與競於是大慚服不敢復有所文府君不嗜酒
每嘉賓至必陳壺觴以為燕樂共談歷代治亂纚纚如
貫珠聽者欣然忘倦客或沉酣擊節為長歌亦弗之厭

葢府君局度凝廓遇物有容類如此夫人出於宋之望族克相府君以成厥家而所以奉尊章和娣姒飭子孫又各盡其道人有貸錢者久不能償輙勸府君焚其券府君享年六十有三夫人之壽視府君而羸十有一焉生子一人曰遇孫女一人錦川李源其壻也孫男三人曰珪曰璋曰溢惟府君生於簪纓之冑雖不出仕以流聲問於時然在家以孝友稱其存心復以澤物為務揆於古者肥遯之士亦若斯而已如府君者可使泯泯而

無傳哉是宜銘銘曰

澤則有蘭兮山則有薇我采我食兮我佩我衣銀黃雖貴兮獲之或非曷惇孝友兮保家之肥我民疾痛兮況切我肌完其熈醇兮起其枯羸人已一視兮我道在茲萊山欝葱兮有石如脂昭幽廓潛兮勒以貞辭

青樓居士鄭君墓銘

至正癸巳秋九月十又六日鄭君子敬卒於家其子渙以冬十月二十又七日葬君於浦江縣東三十五里閔

子嶋之阡今年春二月五日奉太常博士胡助狀來徵予銘按狀君諱欽字子敬姓鄭氏子敬其字也其先出後魏建威將軍華華生中書博士茂茂生白麟有七兄弟號七房鄭氏甘多子孫謂白麟之後不傳者史失之也白麟十六世孫宋歙縣令凝道始自滎陽遷於歙凝道子殿中侍御史自牖復自歙遷遂安牖生秘閣校理安仁安仁生淮又自遂安遷婺之浦江今為浦江人淮生照照生冲素處士綺綺字宗文通春秋穀梁學撰穀

梁合經論三萬言事父母甚孝父以非罪繫獄當入死
綺上書郡守錢端禮請以身代母張病風攣綺保持若
嬰兒但適厠必抱就之三十年弗懈教子孫不分財異
爨至今九世無敢違其言朝廷旌之為孝義門綺生聞
聞生運運生政以孝謹稱淳祐中大疫有至滅門者人
恐惑四奔父子不相顧恤政與妻賈奉病母陳益勤終
無他虞政生德璋處州青田縣尉德璋生大和建康路
上元縣龍灣務提領君之父也龍灣厖凝端恪有魯騶

士君子之至行其司家事嚴而有恩雖家庭中凛如公府子弟小有過頒白者猶鞭之每遇歲時出坐堂上君帥羣從子皆盛衣冠鴈行立左序下次進拜跪奉觴上壽畢皆肅容拱手自右趨出足武相銜無敢參差者見者謂有三代遺風雖石奮家有所未及名聞天下自皇太子暨丞相諸公卿多作大書及賦詩以美其行部使者武威余闕行縣以其孝友七郡或莫之復篆東浙第一家以襃之蓋大和喜學君益左右之得一言必籍記而力

行之冠昏喪祭壹從朱子家禮而老子浮屠悉罷弗祀子孫從化馴行恭謹不知廛市涼薄事執親喪哀甚三年不御酒肉食貨田賦之屬各有所司無敢私凡出納絲毛事有文可復按日則會不公則監視發之諸子晝趍功入夜則聚棣華軒中温温語笑至更餘始休雖列顯仕不敢挾以自驕諸婦但事女紅不使豫家政内外極嚴輿臺通傳不敢越堂限然其所以致是以龍灣親攬其綱而衆目之翕張則於君乎是賴及龍灣釆先世

所行定著家規五十八則君復著續規七十三則以補其未備文多皆不載初龍灣無子其弟心水府君文厚實生君即命為嗣甫十三生母葛氏亡毁瘠如成人俄心水得羸疾君晝則侍湯藥夜則哭禱於天或謂人血能治之乃刺膚和藥以進然病已劇終莫能差君雖出為人後而服喪三年痛悼終身但語故即哽咽不自勝未幾母周又病復三度爇頂灼臂以哀籲焉卒賴以安及長撫弟妹惟恐不至未寒而與裘先饑而推食雖盛

怒中見之必欣然改顔弟妹安之不知身之早孤也遇一家如一身長幼有疾一夜六七起或竟夕目不瞑病勢稍減津津喜溢眉宇閭族子可出仕者資而勉之至於以歸不翅己得之者與弟鉌同掌義財柘腴田二千畆貯之嘉禮庄中歳入其粟以為婚嫁之費其遇疏族則有續食之粟禦凍之衾亂絶者擇良嗣繼之性敏者營義方教之至於鄉異姓周窮匱又有推仁之財免利之黍嘗自訟曰民吾同胞彼病吾病彼辱吾辱吾可不

盡心矛哉或陷危難奮身救之雖利害不顧有紛爭弗
決者得片言則曲直自明羅拜而去愚氓無知視骨肉
如塗人君至其家開陳大義至懇切處潸然為出涕民
多悔悟自新君為人外雖嚴肅而内多慈恵尚氣節英
特異常不能隨世浮沉喜於聞善勇於行義遇事變通
如丸之轉曾無滯留苟涉過差則批頰自訟故人樂勸
之以善道云有薦君才可用者君力辭焉家後有古椿
大十圍乃冲素處士所植者君每舍其下因以青椿居

士自號示隱操也龍灣既即世君哭之過哀因以疾卒壽僅六十三娶傅福字世昌少房徐偉字妙英皆前君卒同葬縣東二十八里之金村子男五溢渙瀛汪濶溢瀛汪皆夭孫男三棡椨㮇予家與君相去不兩舍交君父子間者凡三世矣今年夏四月龍灣以疾不起予來弔哭甫及六月而又哭君焉嗚呼天喪吉士何其忍耶然君之二子能以才猷自見群從子姓之賢者又濟濟然各敦孝友之行以能保厥家則君雖亡為不亡矣昔

者予既銘青田之墓今復從狀所述備著君累葉之美以垂勸於方來復系之以銘曰

倚歟鄭氏世有哲人君繼起之孝友彌敦九世同爨罔間疎親旁推其餘卹我里鄰榮辱疾疢視同一身苟用於時澤將被民既弗欲展脩於家門堂筵之上煦如春溫百世之下善孰可泯有崇斯阡厥石維珉紀美揚休以勗後昆

文獻集卷九下